

趙氏醫貫

上海大德書局印行

醫無閭子醫貫卷之四

逸士養葵趙獻可纂著

太史青雷薛三才訂正

郡博贊皇李 挺詳閱

先天要論上

八味丸

治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虛寒飲食少思大便不實或下元衰憊臍腹疼痛夜多溲溺等症

熟地黄八兩

用真生懷慶酒洗淨浸一宿柳木甑砂鍋上蒸半日曬乾再蒸再曬九次為度臨用搗膏

山藥四兩

山茱萸肉四兩

丹皮三兩

白茯苓三兩

澤瀉三兩

肉桂一兩

附子一兩

製附子法。附子重一兩三四錢。有蓮花瓣頭圓底平者佳。備童便

五六碗。浸五七日。候透潤。揭皮切作四塊。仍浸三四日。用粗紙數

層包之。浸濕。煨灰火中。取出切片。檢視有白星者。仍用新瓦上炙

熱至無星為度。如急欲用。即切大片。用童便煮三四沸。熱瓦上炮

熟用之。

八味丸乃張仲景所製之方也。聖惠云。能伐腎邪。皆君主之藥。宜加

減用。

加減不依易者亦不效。今人有加人參者。人參乃是脾經藥。到不得腎經。有加黃柏。知母者。有欲減澤瀉者。皆不知立方

本意也。

六味加五味子。名曰都氣丸。述類象形之意也。

錢氏減桂附。名曰六味地黃丸。以治小兒。以小兒純陽。故減桂附。

楊氏云。常服去附子加五味。名曰加減八味丸。

丹溪有三一腎氣丸。獨此方不可用。

仲景有金匱腎氣丸。

益陰地黃丸。

治目病火衰者。

濟陰地黃丸。

治目病有火者。

二方見原機啟微。易老云。八味丸治脉耗而虛。西北二方之劑也。

金弱木勝。水少火虧。或脉鼓按之有力。服之亦效。何也。答曰。諸藥

為寒火虧也。為內虛水少。為木勝金弱。故服之亦效。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論

出東垣十書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寇宗奭本草衍義云。不過接引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王海藏譏之。愚謂八味丸以地黃為君。而以餘藥佐之。非止為補血之劑。蓋兼補氣也。若專為補腎而入腎經。則地黃山茱萸白茯苓牡丹皮皆腎經之藥。固不待夫澤瀉之接引而後至也。其附子乃右命門之藥。浮中沉無所不至。又謂通行諸經。引用藥官桂能補下焦相火不足。是亦命門中門藥也。然則桂附亦不待夫澤瀉之接引而後至矣。且澤瀉雖曰鹹以瀉腎。乃瀉腎邪。非瀉腎之本也。故五苓散用澤瀉者。詎非瀉腎邪乎。白茯苓亦發腎邪。即所以補正耳。是則八味丸之用澤瀉者。非但為接引諸藥。瀉腎邪。蓋取其養五臟益氣力。起陰氣補虛損五勞之功。寇氏又何疑耶。且澤瀉固能瀉腎。然從於諸補藥之中。雖欲瀉之。而力莫能施矣。其妙為何如。

余所以諄諄於此方者。蓋深知仲景為立方之祖。的認此方為治腎之要。毫不敢私意增減。今人或以脾胃藥雜之。或以寒涼加之。皆不知立方之本意也。余特將仲景立意之奧旨。闡發於各條門下。

論水火

坎乾水也。氣也。即小而井。大而海也。兌坤水也。形也。即微而露。大而雨也。一陽陷於二陰。為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為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一陰上徹於二陽。為兌。兌以有形之水。普施於萬物之上。為資生之利澤。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明此二水。可以悟治火之道矣。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無形之火也。無形之火。內燥熱而津液枯。以五行有形之兌水制之者。權也。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氣也。無形者也。以無形之水。沃無形之火。當而可久者也。是為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成既濟矣。

醫家不悟先天太極之真體。不窮無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劑者。其於醫理尚欠大半。

陳希夷正易消息曰。坎乾水也。氣也。一陽陷於二陰。為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為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蓋潤液也。氣之液也。月令於仲秋。乃云。煞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於仲冬。乃云。水泉動。然而。是月一陽生。是水之動。地之生也。由斯而觀。不過欲人脫死地而求生地。凡舉動先自潛固根本。以待後。乃能萬應而萬舉。萬勝。明其理也。

六味丸 一名地黃丸

治腎虛作渴。小便淋秘。氣壅痰涎。頭目眩暈。眼花耳聾。咽燥舌痛。齒痛腰腿痿軟等症。及腎虛發熱。自汗盜汗。便血諸血。失音。水泛為痰之聖藥。血虛發熱之神劑。又治腎陰虛弱。津液不降。敗濁為痰。或致欬逆。又治小便不禁。收精氣之虛脫。為養氣滋腎。制火導

水使機關利而脾土健實。

熟地黄八兩

并膏

山茱萸肉

山藥各四兩

牡丹皮

白茯苓

澤瀉各三兩

右為細末。和地黄膏加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食前。滾鹽湯下。凡服須空腹服畢。少時便以美膳壓之。使不得停留胃中。直至下元以瀉衝逆也。

六味丸說

腎虛不能制火者。此方主之。腎中非獨水也。命門之火並焉。腎不虛則水足以制火。虛則火無所制而熱証生矣。名之曰陰虛火動。河間氏所謂腎虛則熱是也。今人足心熱。陰股熱。腰脊痛。率是此症。乃咳血之漸也。熟地黄。山茱萸。味厚者也。經曰。味厚為陰中之陰。故能滋少陰。補腎水。澤瀉。味鹹。鹹先入腎。地黄。山藥。澤瀉。皆潤物也。腎惡燥。須此潤之。此方所補之水。無形之水。物之潤者亦無形。故用之。丹皮。

者。牡丹之根皮也。丹者。南方之火色。牡而非牝。屬陽。味苦辛。故入腎而斂陰火。益少陰。平虛熱。茯苓味甘而淡者也。甘從土化。土能防水。淡能滲泄。故用之以制水臟之邪。且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即此藥也。

八味丸說

君子觀象於坎而知腎中具水火之道焉。夫一陽居於二陰為坎。此人生與天地相似也。今人入房盛而陽事易舉者。陰虛火動也。陽事先委者。命門火衰也。真水竭則隆冬不寒。真火息則盛夏不熱。是方也。熟地山萸丹皮澤瀉山藥茯苓皆濡潤之品。所以能壯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潤之物。能於水中補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養。則腎氣復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即此方也。蓋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其利溥矣。

滋陰降火論

節齋云。人之一身。陰常不足。陽常有餘。況節慾者少。縱慾者多。精血既虧。相火必旺。火旺則陰愈消。而癆瘵咳嗽咯血吐血等症作矣。故宜常補其陰。使陰與陽齊。則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無病矣。故丹溪先生發明補陰之說。謂專補左尺腎水也。古方滋補藥。皆兼補右尺相火。不知左尺原虛。右尺原旺。若左右平補。依舊火勝於水。只補其左制其右。庶得水火相平也。右尺相火固不可衰。若果相火衰者。方宜補火。但世之人。火旺致病者。十之八九。火衰成病者。百無一二。且少年腎水正旺。似不必補。然慾心正熾。妄用太過。至於中年。慾心雖減。然少年斲喪既多。焉得復實。及至老年。天真漸絕。只有孤陽。故補陰之藥。自少至老。不可缺也。節齋先生發明先聖之旨。以正千載之訛。其功盛哉。但水衰者固多。火衰者亦不少。先天稟賦若薄者。雖童子尚有火衰之症焉。可獨補水哉。況補陰丸中。以黃柏知母為君。天麥門冬為佐。蓋黃柏苦寒泄水。天門寒冷損胃。服之者。不惟不能

補水而且有益於腎。故滋陰降火者。乃謂滋其陰。則火自降。當串講不必降火也。然二尺各有陰陽水火。互相生化。當於二臟中。分各陰陽虛實。求其所屬而平之。若左尺脉虛弱而細數者。是左腎之真陰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遲軟或沉細而數欲絕者。是命門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於兩尺微弱。是陰陽俱虛。用十補丸。此皆滋其先天之化源。實萬世無窮之利。自世之補陰者。率用黃柏知母。反戕脾胃。多致不起。不能無遺憾於世。予特表而出之。以廣前人之未備。使醫者病者。加意於六味八味二方云。

附錄十補丸 治腎虛冷足寒膝軟

五味子 附子各二兩 山萸 山藥 丹皮 桂心 茯苓

澤瀉 製鹿茸各三兩

相火龍雷論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謂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熾。得木而燔。可

以濕伏。可以水滅。可以直折。黃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者。龍火也。雷火也。得濕則熄。遇水則燔。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焰燭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以火逐之。則焰灼自消。炎光撲滅。古書瀉火之法。意蓋如此。今人率以黃柏治相火。殊不知此相火者。寄於肝腎之間。此乃水中之火。龍雷之火也。若用黃柏苦寒之藥。又是水滅濕伏。龍雷之火愈發矣。龍雷之火。每當濃陰驟雨之時。火焰愈熾。或燒毀房屋。或擊碎木石。其勢誠不可抗。惟太陽一焰。火自消滅。此得水則熾。得火則滅之一驗也。

又問龍雷。何以五六月而啟發。九十月而歸藏。蓋冬時陽氣在水土之下。龍雷就其火氣。而居於下。夏時陰氣在下。龍雷不能安其身。而出於上。明於此義。故惟八味丸桂附與相火同氣。直入腎中。據其窟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相火安得不引之而歸原。即人非此火。不能有生。世人皆曰降火。而予獨以地黃滋養心中之火。世人皆曰滅火。而予

獨以桂附溫補天真之火。千載不明之論。予獨表而出之。高明以為何如。

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慾之象。是以聖人於卦中。凡涉乎震體者。取義尤嚴。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在復。則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向晦入晏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明乎此義。而相火不藥自伏矣。

陰虛發熱論

世間發熱類傷寒者。數種。治各不同。傷寒傷風及寒疫也。則用仲景法。瘟疫及瘟疫也。則用河間法。此皆論外感者也。今人一見發熱。皆認作傷寒。率用汗藥。以發其表。汗後不解。又用表藥。以解其肌。柴胡涼膈白虎雙解等湯。雜然並進。若是虛症。豈不殆哉。自東垣出而發內傷補中益氣之論。此用氣藥以補氣之不足者也。至於勞心好色。內傷真陰。真陰既傷。則陽無所附。故亦發熱。其人必面赤煩躁。口渴。

引飲骨痛。脉數而大。或尺數而無力者是也。惟丹溪發明補陰之說。以四物湯加黃柏知母。此用血藥以補血之不足也。至於勞心好色。內傷真陰。蓋陰字認不真。故以血為陰耳。當作腎中之真陰。即先天也。內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諸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太僕先生註云。大寒而盛。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大熱而盛。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又云。倏忽往來。時發時止。是無火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時節而時動。是無水也。當求其屬而主之。以鎮陽光。益火之原。以消陰翳。無水者。宜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必須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減。以補真陰。屢用屢效。若泥黃柏知母苦寒之說。必致損傷脾陰而斃者。不可勝舉。大抵病熱作渴。飲食便秘。此屬實熱。人皆知之。或惡寒發熱。引衣踈卧。四肢逆冷。大便清利。此屬真寒。人亦易知。至於煩擾狂越。不欲近衣。欲坐卧泥水中。此屬假熱之証。其甚者煩極發燥。渴飲不絕。舌如芒刺。兩腎燥熱。面如塗朱。身如焚燎。足心如烙。

吐痰如湧。喘急。大便秘結。小便淋瀝。三部脉洪大而無倫。當是時也。卻似承氣症。承氣入口即斃。卻似白虎症。白虎下嚥即亡。若用二丸。緩不濟事。急以加減八味丸料一斤。內肉桂一兩。以水頓煎五六碗。冰冷與飲。諸証自退。翌日必畏寒。脉腕是無火也。當補其陽。急以附子八味丸料煎服自愈。此症與脉俱變其常。而不以常法治之者也。若有產後及大失血後。陰血暴傷。必大發熱。亦名陰虛發熱。此陰字正謂氣血之陰。若以涼藥正治立斃。正所謂象白虎湯証。誤服白虎湯必死。當此之時。偏不用四物湯。有形之血不能速化。幾希。承氣所宜急。固須用獨參湯。或當歸補血湯。使無形生出有形來。此陽生陰長之妙用。不可不知也。或問曰。子之論則詳矣。氣虛血虛。均是內傷。何以辨之。予曰。悉乎子之問也。蓋陰虛者必面赤。無根之火載於上也。若是陽症。火入於內。面必不赤。其口渴者。腎水乾枯。引水自救也。但口雖渴而舌必滑。脉雖數而尺必無力。甚者尺雖洪數而按之必

不鼓。此為辯耳。雖然。若其人曾服過涼藥。脉亦有力而鼓指矣。戴復庵云。服涼藥而脉反加數者。火鬱也。宜升宜補。切忌寒涼。犯之必死。臨症之工。更宜詳辯。毫厘之差。枉人性命。慎哉。慎哉。

痰論

王節齋云。痰之本水也。原於腎。痰之動濕也。主於脾。古人用二陳湯為治痰通用。然以治濕痰寒痰則是矣。若夫陰火炎上。薰於上焦。肺氣被鬱。故其津液之隨氣而升者。凝結而成痰。腥穢稠濁。甚則有帶血而出者。此非中焦脾胃濕痰寒痰之所比。亦非半夏枳殼南星之所治。惟用清氣化痰。須有效耳。噫。節齋論痰而首揭痰之本於腎。可謂發前人所未發。惜乎啟其端而未竟其說。其所治之方。皆治標之藥。而其中寒涼之品甚多。多致損胃。惟仲景先生云。氣虛有痰。用腎氣丸補而逐之。吳菱山諸症辯疑又云。八味丸治痰之本也。此二公者。真開後學之矇瞶。濟無窮之夭枉。蓋痰者病名也。原非人身之所

有。非水泛為痰。則水沸為痰。但當分有火無火之異耳。腎虛不能治水。則水不歸源。如水逆行。洪水氾濫而為痰。是無火者也。故用八味丸以補腎火。陰虛火動。則水沸騰。動於腎者。猶龍火之於海。龍興而水附。動於肝者。猶雷火之出於地。疾風暴雨。水隨波湧而為痰。是有火者也。故用六味丸以配火。此不治痰之標。而治痰之本者也。然有火無火之痰。何以辯之。曰。無火者。純是清水。有火者。中有重濁白沫。為判耳。善用者。若能於腎虛者。先以六味八味壯水之主。益火之原。復以四君子或六君子。補脾以制水。於脾虛者。既補中理中。又能以六味八味制水以益母。子母互相生尅。而於治痰之道。其庶幾矣。

龐安常有言。有陰水不足。陰火上升。肺受火侮。不得清肅下行。繇是津液凝濁。生痰不生血者。此當以潤劑。如門冬。地黃。枸杞之屬。滋其陰。使上述之火。得返其宅而息焉。則痰自清矣。投以二陳。立見其殆。有腎虛不能納氣歸原。原出而不納。則積。積而不散。則痰生焉。八味

丸主之。龐公之見甚確。錄之以為案。

蒙筌謂地黃泥膈生痰。為痰門禁藥。以薑汁炒之。嗟乎。若以薑汁炒之。則變為辛燥。地黃無用矣。蓋地黃正取其濡潤之品。能入腎經。若雜於脾胃藥中。土惡濕。安得不泥膈生痰。八味丸中諸品。皆少陰經的藥。羣隊相引。直入下焦。名曰水泛為痰之聖藥。空腹服之。壓以美膳。不留胃中。此仲景製方立法之妙。何必固疑。

咳嗽論

咳謂無痰而有聲。嗽是有痰而有聲。雖分六腑五臟之殊。而其要皆主於肺。蓋肺為清虛之府。一物不容。毫毛必咳。又肺為嬌臟。畏熱畏寒。火刑金。故嗽。水冷金寒。亦嗽。故咳嗽者。必責之肺。而治之之法。不在於肺。而在於脾。不專在脾。而反歸功於腎。蓋脾者肺之母。腎者肺之子。故虛則補其母。虛則補其子也。

如外感風寒而咳嗽者。今人率以麻黃枳殼紫蘇之類。發散表邪。謂